

試說南公與南宮氏

李學勤

在隨州文峰塔曾侯卣(以下借用“與”)編鐘出現之後,有關學者都注意到周朝歷史上的南宮氏的問題。對於該編鐘,我已有小文《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》作了初步討論,^{〔1〕}但未能就南公與南宮氏多作探討,這裏想對這一方面試作進一步的討論。

(一) 典籍中的南宮括及其族氏

南宮括之名,最早是見於《尚書》中的《君奭》。大家熟悉,《君奭》一篇是周成王時周公對召公的談話。周公講到“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,亦惟有若虢叔,有若閎夭,有若散宜生,有若泰顛,有若南宮括”,五人是文王時的重臣。周公又說:“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,後暨武王誕將天威,咸劉厥敵,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,丕單稱德。”虢叔已死,其餘四人武王時仍係重臣。

典籍中涉及南宮括的一些零星記載,大都與《君奭》相合。例如《國語·晉語四》云文王“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,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”,韋注“南宮,南宮适”,與其文王重臣身份相符。《尚書大傳》說“散宜生、南宮括、閎夭學於太公望,遂見西伯昌於羗里”,“文王以閎夭、太公望、南宮括、散宜生爲四友”,則雜有戰國以下傳說的成分,未可盡信。

《墨子·尚賢下》“武王有閎夭、泰顛、南宮括、散宜生而天下和、庶民阜”,也與《君奭》一致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則載有武王克商時南宮括的行事:“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,

〔1〕李學勤:《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》,《江漢考古》2014年第4期。

發鉅橋之粟，以振貧弱萌隸”，又“命南宮括、史佚展九鼎保玉”。其說本於《逸周書·克殷》，而後者傳本分別作“南宮忽”和“南宮伯達”，孰是孰非，學者迄無定論，^{〔1〕}但從人物地位看，似乎應以作“南宮括”為合理。

關於南宮括的歸宿以及他的後裔，古書罕見記載。《尚書·顧命》敘述康王繼位時事，當時有南宮毛（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“髦”），注釋以為是南宮括的後人，為宿衛武臣。^{〔2〕}他同南宮括究為怎樣關係，不得其詳。

實際上，南宮氏這一世族在周王朝是長期存在的。直到春秋晚期，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 519 年）有南宮極，杜注云為“周卿士”，該年八月死於地震，次年又有其子南宮嚚，和父親一樣是作亂的王子朝一黨。隨着王子朝的失敗，南宮氏一族也就完結了。

（二）南宮氏與周王室的關係

從西周金文，我們知道南宮氏屬於姬姓。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5281 簋銘云：

南宮匭姬自作寶匭鞶簋。

匭即鄘，已證明是媿姓，^{〔3〕}因而南宮氏無疑是姬姓。

姬姓的南宮氏和周王室有什麼關係，這要從“南宮”之所以得氏說起。王國維先生的名文《明堂廟寢通考》曾引《儀禮·喪服傳》有四宮“昆弟之義無分，故有東宮，有西宮，有南宮，有北宮，異居而同財”，^{〔4〕}當時習慣即以所居宮寢稱居住之人。眾所習知的如《詩·碩人》有“東宮之妹”，毛傳云“東宮，齊太子也”，疏言：“太子居東宮，因以東宮表太子。”在金文中，類似的實例很多，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2838 智鼎和 4047 簋的“東宮”，5433、6009 效尊、卣的“公東宮”，5340、9427 尊、盃的“西宮伯”，2629 鼎的“辛（新）宮”等，不能遍舉。南宮的得氏，性質應該也是如此，可以看出與王室有一定的親屬關係。

〔1〕參看黃懷信等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第 357—359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。

〔2〕參看顧頡剛等：《尚書校釋譯論》第 1737—1738 頁，中華書局 2005 年。

〔3〕李學勤：《絳縣橫北村大墓與鄘國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2005 年 12 月 30 日；又收入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，商務印書館 2008 年。

〔4〕王國維：《觀堂集林》第 81 頁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。

過去我曾討論過隨州季氏梁出土的兩件春秋時的戈，〔1〕乃同人所作，銘文分別爲：

穆侯之子西宮之孫，曾大工尹季怡之用。

周王孫季怡孔臧元武，元用戈。

當時說明，西宮是曾穆侯之子，季怡是西宮的後人，乃是曾國的公族，他自稱“周王孫”，“這只在一種條件下才有可能，就是說曾侯本來便是周王的宗支，……曾的確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國，並且和王室有較近的血緣關係。”現在得知曾國的始封者爲南宮括，便證明了南宮括本人的身份。

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證明，就是文峰塔 M1 出土的另一組曾侯與編鐘，器主自稱“余稷之玄孫”。〔2〕后稷爲周王室的初祖，〔3〕他的裔孫同王室的關係不言而喻。

（三）南宮括子孫的譜系

仔細考慮典籍和金文的材料，我們不難看出南宮括的後裔分爲兩系。一系留於周王朝，歷代多居顯職，稱南宮氏；另一系爲曾國諸侯，遠在江漢。這種情形，和周公封魯，長子伯禽赴曲阜就國，次子君陳留在王朝，襲周公世爵，是基本一樣的。根據近年的研究，大家知道如召公封燕、太公封齊，也都採取類似的模式。〔4〕

南宮乎鐘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81)銘文有“先祖南公、亞祖公仲必父之家”，這是王朝南宮氏的最前兩代。南宮氏的第三代，則如黃鳳春等先生所說，是著名青銅器大小孟鼎的器主孟。〔5〕大孟鼎銘云“用作祖南公寶鼎”，小孟鼎銘云“用作□伯寶尊彝”。“□伯”當係南公未嗣位而卒的長子，揣想他們的關係是這樣的：



〔1〕李學勤：《論江淮間的春秋青銅器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第1期；又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。

〔2〕凡國棟：《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14年第4期。

〔3〕《史記·周本紀》。

〔4〕李學勤：《論西周王朝中的齊太公後裔》，《煙台大學學報》2010年第4期；又收入《三代文明研究》，商務印書館2011年。

〔5〕黃鳳春、胡剛：《說西周金文中的“南公”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14年第2期。

南公即南宮括自文王時入仕，輔佐武王克商，到成王初營建曾國，其齡已老。公仲必父當在成王較晚的時候襲位，而孟於康王二十三年嗣爵，二十五年伐戎方，已屬康世之末，他的主要活動應在昭王時，下面還將提到。

（四）昭王時的南宮

河南平頂山薛莊鄉應國墓地出土的柞(胙)伯簋，銘文云：

惟八月辰在庚申，王大射在周，王命南宮率王多士，師魯父率小臣。……

我有考釋，〔1〕說明“多士”即王朝衆臣，率領他們的南宮爲主管射政的司馬之職。我還提到簋銘所叙是昭王時事，南宮其人又見於北宋時孝感發現的所謂“安州六器”和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敦甗。

敦甗記“惟十又二月王命南宮伐虎方”，“安州六器”內的中方鼎也有“惟王命南宮伐叛虎方之年”，該年可推定爲昭王十八年。〔2〕到十九年，“六器”里的觶說：

王大省公族于唐，振旅，王錫中馬自厲侯四驂，南宮貺。……

表明南宮於昭王南巡時隨行，並且到達了今隨州西北的唐國。他的行事，都與司馬的職任相符。

我認爲，這裏的南宮有可能就是南宮氏第三代的孟。由大小孟鼎銘文看，孟的職官正是司馬。〔3〕前已說到，孟在康王末年始任，至此只約二十年，仍然在職是合理的。他所以在昭王經略南方的活動中起重要作用，或許和曾國與南宮氏同出一源這一點有關。

這裏要附帶說明一下，西周文獻以及青銅器銘文中屢見南氏，例如宣王時的南仲等，南氏是否南宮氏的省稱，還需要有明確的論證，在此暫置不論。

《禮記·樂記》載周朝的《大武》樂章：“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

〔1〕李學勤：《柞伯簋銘考釋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11期；又收入《重寫學術史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。文中關於“南宮”的理解有誤，今予訂正。

〔2〕李學勤：《論敦甗銘及周昭王南征》，《仰止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；又收入《通向文明之路》，商務印書館2010年。

〔3〕李學勤：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第232頁，（臺）聯經出版社2005年。

南國是疆,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,六成復綴以崇。”可見向南方的發展是周初的大事。南宮括的封於曾國,是其中一件重大舉措,可惜曾國的歷史大多湮沒,現有傳世典籍不能充分體現其關鍵地位,希望今後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能夠為大家揭示更多的真相。

2014 年 9 月 12 日稿

12 月 9 日修改

(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;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)

